

## 田埂书香的困局与生机

### ——我市乡村学校阅读现状调查

记者 郭帆

## 乡村比城市更需要阅读

郭帆

近年来,教育系统积极出台一系列重要举措,不断推动乡村地区儿童阅读事业稳步发展。在乡村学校,虽然阅读的硬件条件已日渐完善,但是专职管理人员不足、图书室利用率不高、图书无法与学生精确匹配等问题的困扰,导致很多乡村学校孩子无法进行有效阅读。此外,受经济条件和地理位置等综合因素影响,部分乡村孩子家庭教育薄弱,缺乏监管与陪伴,加之互联网的吸引力,让他们的阅读习惯难以养成。

安康市图书馆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市图书馆读者借阅数量前十名中有7名是年龄在8到14岁的小学生,2名为年龄3岁的幼儿;前十名中最高累计借阅量为一年554册,最低一年190册。不难看出,在城区,青少年成为阅读的主力军。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曾经说过:“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

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阅读量少,阅读水平低下,有可能导致很多乡村孩子理解能力差、知识面及视野窄、写作表达水平低,最终的结果则是乡村孩子与城区孩子的差距越来越大。

在城区,除了图书资源、教师配备等条件相对优越,家长的引导、孩子自主阅读习惯的养成等都成为推动阅读的有力助手。在这方面,乡村学校所承载的希望显然更多。阅读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而乡村学校的学生以爷爷奶奶抚养的留守儿童居多,显然在家里是不会有城里孩子那么优渥的阅读条件和氛围,这部分责任理所当然地落到了学校的肩上。这就让有志于推动校园阅读的乡村学校有了更大的使命感和更深远意义。相对应的是,所遇到的窘境也成为制约实现其美好愿景的掣肘。

阅读习惯的养成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时间的积淀。推动乡村孩子阅读,也需要多方合力,

建立完善的阅读体系并进行科学的阅读管理。针对乡村孩子阅读量少的问题不能坐等政策支持,还需建立更为完善的乡村阅读体系,尤其要采取有效措施持续保障乡村地区儿童课外阅读,让乡村学校图书馆发挥出应有价值,并合理运用新媒体手段提供更加便捷的阅读方式,引导乡村儿童从小培养阅读兴趣,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同时要整合公益组织的力量,探索和建立能在乡村生根发芽的儿童阅读项目模式,借助智能化和信息化的技术手段,共同推进乡村儿童阅读服务的专业化和标准化。

可以憧憬的是,通过推广阅读,城乡学生之间的沟壑不难填平。每一个乡村孩子背后都系着一方广袤的土地,推动阅读在乡村地区落地生根,有利于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期待乡村儿童可以通过阅读诗栖居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

系不相称”的情况,一些地方乡村中学图书室还出现绘本中学生无法有效阅读的图书。

专职管理人员不足、图书室利用率不高、图书无法与学生精确匹配等问题的困扰,使得乡村学校图书室并没有有效解决乡村学生阅读问题,甚至在一些地方存在资源浪费的情况,让乡村学校图书室处境尴尬。

### 一所乡村学校的阅读之路

即使很多乡村学校图书室的处境尴尬,但依然有部分学校走出了自己的阅读之路。

“今天,你读书了吗?”这样的问题在恒口示范区河东九年制学校已经不需要再问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问题:“你总共读过多少本书?”

在河东九年制学校,每一栋教学楼都有一个图书室,每一间教室都有一个图书角。据学校校长贺锦山介绍,学校图书馆共藏书7.8万余册,每一本书都有固定编码和固定位置。每个班级每周到图书室进行一次借阅,确保每个学生每周都能阅读一本新书。此外,学校图书室几乎“不打烊”,全天对师生开放,无论课间还是午休后,学生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乐趣。

记者注意到,在学校一栋教学楼的图书室前挂着一块牌匾“常州市图书馆安康市汉滨区河东九年制学校分馆”。贺锦山说,2017年,当地一位在常州发展的爱心企业家在了解到家乡的发展需要后,与常州市图书馆取得联系,由他们捐赠给学校3万余册图书,并挂上分馆牌匾,以此激励学生爱上阅读。随后,汉滨区少儿图书馆派专职人员到学校进行图书分类、管理、编码等培训,进一步规范学校图书室管理。目前,河东九年制学校图书室采取数字化管理,借还图书均可扫码完成。同时,给每个班级配发《藏书索引》,《藏书索引》中详细记录了书名、作者、分类号、分类名称、出版单位、内容简介等,便于学生有序借书、还书。虽然学校因为师资力量紧张未配备专职图书管理员,但是学生在日常的借阅过程中已对流程熟记于心,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自己就可完成图书的借还管理。

学生的感受,似乎更能说明一切。4月19日,河东九年制学校启动了“书香校园 阅来阅好”读书活动,七年级学生代表陈丽冰在启动仪式上发言,她说:“感谢书籍陪伴我度过每个彷徨的日子,让我心中有理想,眼里有光芒。”陈丽冰已有三次被评为学校的“阅读之星”,这份荣誉对于河东九年制学校的学生而言是至高无上的。每周一次的班级小组读书分享会、每月一次校级读书活动,像陈丽冰一样把每一次活动都认真对待的学生不在少数。在一间阅读教室里,桌子的一角整齐堆放着学生的《课外阅读记录卡》,上面详细记录着每个学生的阅读篇目、时间、字词积累、个人感受、家长寄语等。阅读记录卡并不是零散地堆砌,而是以年级为单位装订成册。“孩子,我看到了你对书籍的热爱,我很开心,希望以后多读书,开阔自己的眼界。”“从书中我看到了主人经历了种种困难最终成长,让我看到了成长的不易。”……无论是家长寄语还是学生个人感受,都是对阅读最好的见证。

“从2018年开始,我们启动了学校的阅读计划,学校每月开展一次读书活动,由老师引导、学生自主阅读,家长陪伴或者共读,最后共同填写阅读记录卡,撰写阅读征文,学校统一收回装订,作为评选阅读之星的参考。”贺锦山说,“在我们学校,阅读似乎成为除学习以外的头等大事,而阅读之星这份荣誉,也成为每个同学心中的向往和追求。”

阅读不仅是学生的功课,在河东九年制学校,阅读也是老师的必修课。从上任的第一天开始,贺锦山就认定了“要想让学生读书,教师必须先读书。”他不

仅带头读书、分享读书心得,还要求教师每月必须阅读专业书籍,撰写感受,鼓励老师们建立共读群,将读书感受与大家共享……

教师导读、学生阅读、家长共读,在河东九年制学校,阅读的种子已经深深种下。

### 乡村阅读中的公益力量

“把书读起来,把心静下来。”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是乡村孩子成长的力量。李焕龙表示,在乡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是突出的,在多年的实践中他发现,书籍的力量是无穷的,对于留守儿童而言,书籍也能带他们心灵一片净土。

2022年4月,安康市慈善公益读书会成立,依托陕西省散文学会安康创作研究基地,联手公共图书馆、阅读团队及爱心企业、公益人士,为乡村中小学阅读推广贡献力量。李焕龙作为推广人之一,积极参与其中,并启动“共读一本书”“共建爱心书柜”活动。今年2月,为更好推动阅读公益项目,安康市书香少儿读书会成立,李焕龙任会长。安康市书香少儿读书会以送图书的方式,送阅读的形式支持中小留守儿童课外阅读,并科学指导、积极支持有条件的合作学校针对日常阅读业务分班级、兴趣组建读书会,优秀校园读书会可成为该会分会,优秀分会可成为该会阅读文化示范基地,优秀学校可创建安康市图书馆特色分馆。

恒口示范区袁庄小学在项目实践中让李焕龙看到了惊喜。学校校长充当第一领读人,首先对书籍进行阅读,并召开全校大会作领读报告,推荐书目,要求每位老师充当领读人,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师生共读、亲子共读活动。在此基础上,每班自发组建读书会,开展各类阅读活动。“我在翻阅学生的读书感想时,一名学生的感悟让我印象很深。”李焕龙说,“学校共读书籍选择了我的作品《阅读者》,推荐篇目为《敬书之人》,一个孩子在笔记中写道:‘我看到这位借书的人每次借书之前都要洗手,然后把书擦干净,我觉得非常麻烦,可是爸爸看了以后告诉我,书籍能够给我们提供我们想知道的答案,可以净化我们的心灵,因此要对书籍心存敬畏。我觉得爸爸说得有理,所以把这一篇读了很多遍,越看越觉得有意思……’我想这就是我们开展读书活动的意义,让领读人引导阅读,让书籍改变一个人。”

李焕龙表示,在阅读推广过程中他们发现问题的关键是,乡村学校缺乏儿童阅读相关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他们不知道什么样的书籍适合什么年龄段的孩子,老师们也不知道如何开展阅读课程和阅读活动,“阅读推广不是简单的捐赠,我们不想把善款买到的好书运到某个村小就不闻不问了,我们期待看到热爱阅读的这一颗种子,可以在乡村生根、发芽,开出花来。”李焕龙说。

而阅读推广,并不如预想的那么顺利。从项目启动至今,李焕龙坦言光他个人就接到了不少于50个学校的电话,表达合作意向,但是当把项目的流程介绍完毕以后,这些学校却望而却步了。“很多学校在态度上虽然欢迎搭建图书馆,可行动上并没有很好地配合,图书捐赠后,很多学校并没有像最初承诺的那样做好开放和管理的工作。”

可喜的是,在公益组织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项目学校已形成一定的阅读氛围,这些学校已不满足于单纯的图书捐赠,他们更多的是以指导阅读以及开展活动为目标。

“我们认为,授人以渔比授人以鱼更重要,所以我们相信,充分赋能当地乡村教师开展持续的阅读指导和阅读推广活动远比单纯建一个图书馆要有效得多。”李焕龙说。



在恒口示范区河东九年制学校,图书室成为孩子们课余时间寻找乐趣的地方。郭帆 摄



在第28个世界读书日之际,全市11家公共图书馆以“阅享新时代”为主题,采用多种形式分别举办系列启动仪式。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全市各图书馆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图为石泉县图书馆开展的图书流动服务。王庭德 摄



“阅读”是旬阳城关三小“五项家庭作业”之一,在老师的精心指导、家长的积极配合和学生的不懈坚持下,学生们不但渐渐爱上了阅读,更掌握了基本的阅读技能,形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学校还经常通过打卡网红图书馆、晒书架、绘绘本、推荐好书等活动,给每个孩子的心中播下一粒阅读的种子。徐娜 摄

漂亮的书架上,整齐地码放着各类精美图书。拿起图书,随意翻看,不难发现很多书籍都是全新的……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前夕,在记者走访的我市几所乡村学校,这样的场景不在少数。

阅读不仅可以丰富知识、增长见识,还能启迪心灵,滋养精神世界。或许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与城里的孩子相比,多数乡村孩子课外阅读少、见识少。事实上,在我国的广大乡村学校,书籍少、阅读少的情况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甚至出现生均占有书籍量远超城区学校的情况。然而,受限于各种因素,阅读在乡村学校仍然是“后天发育不良”,在略显蹒跚的步履之下,书籍中的“诗和远方”,仍然像是在远方。

### 有书读无人管的现状

“我们在乡村调研走访和项目实践中发现,近年来,在地方政府财政的支持下,各地中小学校舍均较为充足,大多数已建立起规模不一的图书室或阅览室。但在走访的学校中,都没有专职的图书管理人员,无一例外。大部分学校的图书室或阅览室管理员,由所在学校的科任老师兼任。”安康市书香少儿读书会会长李焕龙说,目前很多学校的图书室、阅览室并没有被充分利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力不足。

一些乡村学校的校长在被问及制约孩子们阅读的原因时,也都坦言“缺乏专人的引导”。他们表示,目前设备和图书已经不再是制约孩子阅读的最大障碍。没有专职图书管理员,兼职教师负责的日常工作也很多,还要兼顾图书室的日常维护,有时候也顾不上。

除此之外,图书的数量与质量问题也成为制约乡村学生阅读的重要因素。李焕龙介绍,目前乡村学校图书室的图书,一般有两个来源,由政府主管部门出资采购,或通过社会捐赠获得。政府采购图书的数量一般比较有保障,但是各学校图书较为相似,无法进行有效调配和更新。社会捐赠则面临着图书“供求关

春意盎然的3月,从西安到白河县双丰镇同家村,358公里的长途奔波,陕西省保健学会荣誉会长耿庆义并未显露出倦意。他在车上讲述起当年在白河县同家卫生院巡回医疗时的一个案例。

1975年的一天,下着大雨,村民们用滑竿抬来了一位产妇,胎儿娩出困难,急需做剖宫产抢救。工具仅仅是钳子、钩子、刀子、镊子和线团的简易卫生包。

满身泥水的家属早已慌了手脚,营养不良的产妇鼻翼一张一翕,眉毛拧作一团,“当时村医李广有给我递器械,手术很成功。”耿庆义说:“身为医生,救死扶伤就是我的职责。”

耿庆义1942年出生于陕西三原,后考入西安医学院,大学毕业后从西安分配到安康工作,20世纪80年代从地区医院的外科大夫被直接提拔为地区卫生局局长,20世纪90年代任省卫生厅办公室主任,后为副厅长,在三秦大地广有影响。

##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通讯员 川枫

谈及学医,耿庆义说:“上大学的时候,父亲骑自行车载我到校,从三原到西安,来回10来个小时。每个月要给我送一次口粮,一次返程时下雪,他一路连推带扛把车子弄回去……”把苦日子熬甜,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耿庆义用勤奋和努力找寻答案。

从业20多年时间里,他对西安医疗界专家的熟捻让人惊叹,从西安交大医学院院长侯宗濂、王光清、任惠民及书记王维祺、卢希谦、陈君长等人的故事,到刘绍诒、殷培璞、张哲勋等前辈的传奇,再到当下各医学专家专家的擅长,搞医学史研究的同仁称耿庆义是“活字典”。和他讨论具体的诸如胸心、血管、骨、神经、泌

尿和整形外科等医学技术问题,他对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及其临床表现,诊断、预防和治疗的方案也往往有新颖独到的见解,在他看来,学医不单纯是为了防病治病,目标应在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科学求真、人文向善、艺术讲美,看似旨趣迥异实则是同一件事情,就是用自己的劳动价值去满足自己服务对象美好生活的需要。

在医生的眼里,生命对每个个体都是唯一的,除了用精湛的医术与病魔博弈,更重要的是用责任、善良、关爱、陪伴去让身边的人感受到人世间的温情、温度与帮助,从而以对抗凄凉、孤独与爱的失温。

耿庆义把有限的时间都用在了帮助更多的

人脱离病痛与恐惧,与他在一起相处,他会以身作则,教人自省于享受、安逸、贪婪、碌碌无为、无所事事。

耿庆义一直致力于东西方医学融合发展的探索,他用81载春秋托举生命。陕西省慈善协会宣传部的胡运森老师曾以《一位可敬的老人》为题,写下他走遍陕西107个县市区,组织医疗队下乡“送技术、送科普、送设备”,对地方病防治研究、防氟改水改灶、麻风病防治等医疗卫生工作所作的突出贡献,在他担任慈善协会“慈善专员”期间,助力乡镇卫生院建设超过177所,慈善助医助残近1万人,各类公益活动惠及百万人次。

当耿庆义在双丰卫生院李广友、吴永海、胡丁康及当地村医孙传林、李明星、陈宏伟等人引导下,找到当年那个接受手术的产妇,如今已经78岁高龄的夏召凤时,场面令人动容。

因为屋子在高耸的土坡上,耿庆义因为腿脚不便,站在屋门的台阶上。夏召凤老人在听完李广友介绍说下面就是当年给自己做手术的耿大夫时,竟然想跑下台阶,吓得大家连忙去搀扶。

“耿大夫,你还记得我吗?来看我啦?”“我来看看你,身体还好吗?”

“好!好!好!你也好哇?”夏召凤老人紧紧地拉住他的手,连声招呼着屋里坐。

“腿脚不好使了,不上去了。”“谢谢你啊,当年……”

他们亲切地用方言交流着,从七八十岁到二三十岁,大家七嘴八舌说着、问着,两位老人互相打量着,手紧紧牵着——那是医患之间对生命的重新定义,对穿过岁月重逢的欢欣。